

## 朱舜水之思想

藍 文 徵

朱舜水識見深遠，思想開明，以中國之經史禮樂制度，教誨日本士大夫，開闢日本文明之機，後竟導致明治維新。而其反清之志節，與闡揚禮運大同思想，對清末革命運動，亦不無影響。至其學主躬行實踐，詩文主性靈，實居顏習齋、袁子才之先。今當其定居日本（一六五九）三百週年，特爬梳其思想如左：

## 一

中國歷史上，遇有禍亂，沿邊人民，輒流向異域，尋其世外桃源。中國文化早即光被四表，此亦其因素之一。至流入日本之中國人，以弓月君所率二十七縣之秦人，阿知使主所率十七縣之漢人爲最多，對日本產業之開拓，文化之啓發，均有極大貢獻，源光國、大日本、史氏族志，曾有記載。隋、唐以還，每值鼎革，勝國遺民，避地日本者，代有其人。惟其思想行誼，對中、日兩國俱有影響者，當以朱舜水爲巨擘。

朱舜水名之瑜字魯瑛，明浙江餘姚人。父正累官漕運總督，兄之琦、天啓五年（一六二五）進士，官南京都督同知，明亡不仕。舜水生於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擢恩貢生，考官吳鍾巖（明史有傳）貢劄稱爲「開國第一人」。明年下詔特徵，不就。是年三月，莊烈帝殉國。福王宏光元年（一六四五）五月，清軍陷南京，舜水時年四十六，慕申包胥之爲人，矢志經營海外，由舟山赴日本。明年赴安南，尋還舟山，圖興復。永明王永曆元年（一六四七），衛舟山守將黃斌卿命乞師日本，事未諧復還舟山。此後頻漂泊安南、暹羅，數至日本，日人安東守約師事之。永曆十三年（一六五九）六月，鄭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舜水年已六十，仗劍從征，主建威伯馬信營，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多所贊畫。及義師攻南京失利，舜水知明社寒灰，已不可復燃，決心東渡全

朱 舜 水 之 思 想

一五〇

節，是年秋由廈門赴日本。時日本禁留唐人，已三十餘年，安東守約與諸名士請于有司，始許舜水永居長崎。清康熙四年（一六六五），日本宰相水戶侯源光國，欽其碩學峻節，迎至武江，師事之，禮意隆崇，不敢稱其字，固請一齋名稱之，因其鄉之舜水（姓江亦名舜水）為號。後乃迎至江戶，為起第于駒籠別莊，今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院，即其遺址。諸公卿及士之彥秀者，競來請業，研習中國經史及禮樂制度，時仿行之。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四月十七日病卒，年八十三，葬于常陸瑞龍山麓（今日本茨城縣、久慈郡、太田町、瑞龍山麓），門人諡為文恭先生。

一一

舜水眼光遠大，胸襟開朗，當其前數次赴日本，授學安東守約時，即已認清開關日本文明之機，有關中、日千年之好。舜水遺書（以下簡稱遺書）卷九，答安東守約書云：

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榷今古，為古今盛事……不佞與足下相與有成，寤惟問學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和好之窾，而貴國文明開關之機，均于此基焉，所係豈不重且大！

又一書云：

天或有意為明為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為憂。念賢契吃緊之至，未嘗不心誌之也。不佞欲與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為！

舜水既認清對日人講學之重要，故能包天下以為量，視中日如一家。遺書卷八，與岡崎昌純書云：

大人君子包天下以為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惟以得行其道為悅。雖世莫之宗，其栖栖皇皇之心，固無已也。

遺書卷四，與陳遵之書云：

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

舜水對中外國既一視同仁，故樂于獎進英材，不分彼此，以期相與有成。遺書卷十二，答安東守約書：

秋間來此，共相講磨，食蔬飲水，相與有成，亦不佞大不幸中一大樂事。不佞于中夏四國，本來一體爲親，凡遇英才，樂于獎進。既已道合心孚，豈有彼此。

遺書卷十，答奧村庸禮書：

古之能自得師者，公侯間庶幾有之……以中原人爲之師，而貴邦卿大夫爲之弟子爲尤難……但其相與有成，進德修業，致君澤民，功在社稷，不爲世俗所訕笑，他日不爲兩邦口實，即幸矣幸矣！

又答奧村庸禮書云：

不佞視貴國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怪周虢量窄，偏尊中國而貶秦邦（按晉書周虢傳：虢降苻堅後，仍醜詆前秦），豈足語于聖賢之道！不佞于孔子，不啻天壤，獨是「誨人不倦」之心，則于孔子無少間也。是故隨事隨物，則必倦倦懇懇樂于言說。

舜水講學有方，能深入淺出，將奧義難事，說得明明白白。遺書卷九，答安東守約書云：

先儒將現前道理，每每說向極微妙處，固是精細工夫。不佞舉極難重事，一概說得明明白白平常，似乎膚淺庸陋……末世已不知聖人之道，而偶有向學之機，又與之辨析精微，以逆折之。使智者詆爲芻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則聖人之道，必絕于世矣，此豈引掖之意乎！

舜水課徒極嚴，題安積覺逐日功課自實簿（見澗泊齋文集）云：

今爲爾嚴立課程，自非疾病不得已，禮祭應酬之外，須逐日登記。朔望則溫習前書，必令成誦。若其中無故曠廢，亦于朔望之次日，稽考答責，名曰逐日功課自實簿，每晚送簿填注，毋違毋怠！

## 宋 舜 水 之 思 想

一五二

舜水深知在日講學意義之重要，視弟子如家人，嚴加督教，故其門下，人才濟濟。如安東守約、安積覺、今井弘濟、源光國、奧村庸禮、栗山于峯、人見懋齋等，均博通經史能文章。餘若佐佐十介、藤咲正方、五十川剛伯、前田松雲、明石源助、近藤定久、加藤明友、赤林重政、今井弘潤、野村重直、源慶順等，亦皆有名於時。彼等服膺舜水，儼若七十子之服孔子。

舜水諳于禮樂制度，博學多能，講學習禮之餘，更爲月入釐訂禮儀，製作器物，形制度數，悉合于古。今丹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云：

先生作諸侯五廟圖說，博採衆說，通會經史，旁考古今，以理折中，識者皆謂不朽之盛典。庚戌（一六七〇），先生以檜木作壽器，制度周密……先生作學宮圖說，商榷古今，剖微索隱，覽者若燭照而數計焉。上公（源光國）乃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其三分之一，棟梁枅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及上公作石橋于後樂園，先生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又命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盛，作簋篋籩豆登銅之屬，古意煥乎溢目。如周鼎欽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諮受煩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壬子（一六七二）冬，上公使先生率儒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學者通其梗概。明年癸丑，復于別莊，權裝學官，使再習之，于是學者皆精究其禮。甲寅（一六七四），先是上公使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帶野服道服明道巾紗帽幘頭之類也……碩儒學生，常造其門者，相與討論講習，善誘以道，于是學問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制，用字之法，皆與有聞焉……格物窮理，志慮精純，古今禮儀而下，雖農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審其法度，窮

其工巧，識者服其多能而不伐，該博而精密也。

舜水所作大成殿三十分之一之模型，存于水戶彰考館，今日本湯島、聖堂，即依此模型築成。自舜水將中國禮儀制度衣冠文物，多方面介紹與日本後，日本文化，立即改觀。

舜水在日講學，影響最巨者，實在其弘揚儒家政治思想及朱子之史學，使日人精神革新，思想充實，政治目標漸趨一致。孕育滋長，一發爲大日本史之編纂，再發爲水戶藩之改革，終則導致明治之維新。其影響之深且久，在中、日關係史上，實所罕見。緣舜水自南京傾覆後，頻來日本，與其士大夫相接，常介紹春秋之微言大義及朱子之史學，源光國聞而慕之，于日本明曆三年（一六五七）設彰考館，編纂大日本史，然義例未立，僅蒐集史料而已。及舜水定居日本，矢志「開闢日本文明之機」，遂日以春秋之尊周王，退諸侯，外夷狄之義；及朱子通鑑綱目之明正統，定人道，昭鑑戒，著幾微之體例，教其門人。及至水戶，源光國常請教修史義例，又聘其高足安積覺爲史館總裁。積覺傳舜水史學衣鉢，修史之際，闡揚國家道德，明君臣之分，嚴是非之辨。列神功皇后爲皇妃，以大友皇子爲孝文天皇，以南朝爲正統，大義分明，爲其三大特色。此即全仿綱目義例，以正皇統，褒貶臣工，對於幕府藩主，隱然予以針砭。觀源光國自撰梅里先生碑誌，與其子綱條大日本史叙，及綱條立孫朝臣進大日本史表，即知其書之精神，全踵通鑑綱目。自大日本史修成，日本始有一極完善之紀傳體之正史，爲其國民精神指導。于是尊王抑藩，忠君愛國之思想，普遍輸入國民意識之中。光國所倡之「尊王論」，士民翕然從之。日本天保十二年（一八四一），弘道館落成，尊王宣傳之據點確立，士子批評幕府政治，已伏尊王討藩之源。幕府遂頻下改革令，如正風俗，崇儉約，平物價以及整頓財政與對外等政策，不一而足，是爲水戶藩之改革。前此日本之政局，皇王如虛器，徒存萬世一系之空名，禮樂征伐，皆自將軍或關白出，諸侯爭霸，戰亂相尋，如環無端。及德川幕府末期，士大夫多喜讀通鑑綱目及大日本史。彼等外受列強強迫開港之刺戟，內憤幕府之不能革新，在水戶侯德川齊昭領導之下，形成水戶

## 朱 舜 水 之 思 想

一五四

學派，主張尊王攘夷，武士及浪人爭附和之，竟展爲統一運動。一般志士，皆喜誦舜水所作湊川碑文（即補正成碑），以勵其忠義之氣。劉精里、劉穀堂（時日人多喜治「漢學」，華人之嚮恢復漢姓之風頗盛）等以春秋左氏傳及通鑑授明治，以啓發其大一統思想。適薩摩、長州二藩，聲討德川，明治立下征討幕府密詔（一八六七）。將軍德川慶喜（源光國裔孫）宿受水戶學派思想之影響，深知幕府不能長久維持，有意王政復古，藉圖全國統一，遂奏請奉還大政。明治許其辭將軍職，並廢藩置縣，實施維新體制。故追溯維新志士尊王攘夷思想之淵源，係受舜水之影響，亦非過言。

## 二二

舜水之氣節及其反清之思想言論，對清末之革命運動，亦不無影響。自清軍陷南京（一六四五），舜水赴舟山抗清，並與據四明山寨之王翊相結，共圖恢復，經營海外，屢至日本、安南、暹羅諸邦，及從鄭成功攻南京失利（一六五九），始由廈門東渡，定居日本，前後十五年間，致力抗清，席不暇暖，屢瀕于危，氣不稍餒。永曆六年（一六五二），舜水偶在海上爲清兵所圍，誘迫使降，舜水誓以必死，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突圍，送還舟山（見今井弘濟安續覺舜水先生行實）。

永曆十一年（一六五七），舜水見安南國王，爲存國體，竟長揖不拜，侍臣強脅之拜，仍不屈，因被拘幽。勸誘百端，終不移易。國王遣人問字，遂作堅確賦以明志。國王致書勸仕，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舜水復書拒之。國王嘉其節，禮而釋之（舜水遺書末附安南供役紀事）。舜水東渡後，曾對日人述其事，遺書卷八，有答小宅生順書二通，其一云：

僕素民物爲懷，綏安念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旣傾之廈，故忍死不爲耳（指屢辭官爵）。僕事事不如人，獨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無愧于古聖先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

之事，固與士子紙上空談者異也。

其二云：

貧賤不移者，此高明所親見也……僕之志則必不可移，其有非義非道者，一介不可點也。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交趾船頭商旅目稍工社諸人，及漳、泉州船客與長崎之間其事而見在者，應不下數百人，歷歷能言之，無煩僕自爲誇詡也。

遺書卷九，答安東守約書：

僕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于萬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重利餌之而不回……今年交趾及福建船來，各船主尙縷縷向完翁（陳明德）稱述，完翁親向予言。

可見舜水在安南之峻節，爲中、日商人所共覩，事後猶樂道之。

舜水摯友浙、直經略王翊，慷慨多奇節，據四明以抗清。舜水頻赴海外乞師，即欲以王翊爲主將，如郭汾陽統回紇、大食之兵，以平安、史也。及聞翊于八月十五日死難，遂終身廢此佳節。遺書卷八，答田犀書：

知友王侍郎（翊）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倍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

遺書卷十二，答野節書：

八月十五日，爲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見一客，亦不至于談笑。

因王翊死事極烈，使舜水恢復計劃，受極大打擊，故終身廢中秋節，非僅爲哀摯友，且悲恢復受挫也。

舜水素慕申包胥之爲人（見中原陽九述略），故屢赴海外乞師。及復明無望，遂不食周粟，東渡全節。遺書卷三，上長崎鎮揭：

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狐形豕狀，

## 朱舜水之思想

一五六

以臣仇虜乎？

其寧老死異域，亦不肯降清之精神。較夷、齊爲尤難。杭僧獨立（即戴曼公）及日釋、月舟皆勸其削髮爲僧，舜水力拒之（見遺書卷六，答獨立書及答月舟書）。蓋醇儒豈肯入釋，況亡國之恨，亦非遁入空門所可了。舜水定居日本之初，即致書與家人作永訣。遺書卷四，與男大成書：

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中事亂我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即有凶危，豈能相恤？故絕之耳！我豈非人情哉？汝母及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

此書與文文山詩：「妻也莫望夫，子也莫望父，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同樣悽苦。舜水每與國內親友書，必告以「不可令剃頭人來」。住日本既久，猶令親友來日者，「須服舊時衣冠，不可着虜服」（遺書卷四，與王民則書）。又令諸孫不可任清官吏，遺書卷四，與諸孫男書：

我今七十八歲，衰僮不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惟有虜官不可爲耳！古人版築漁鹽，不虧志節……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嫻雅，我亦不以爲孫。

子孫如有爲虜官者，必不可來，亦不以爲孫，態度何等嚴正。舜水居日本二十餘年，始終全髮，着明衣冠（見遺書卷十五，答小宅生順問）。但遠託異國，永無歸理，其心情亦極危苦（見遺書卷六，答某書）。憂念其先塋之情，亦時形諸文字（遺書卷五，答縣節書；卷六，答佐野回翁書）。故其每「修先人之祀，悲傷致疾，瀉血不已」（遺書卷六，答加藤朋友書）。又舜水自奔舟山抗清以來，「離家四十載，不近婦女，或有勸其置妾以奉藥餌者，必峻拒之」（見舜水先生行實）。當其七十一歲時，以中國之法，製檜木棺槨，冀其耐久，以備「異日逆虜敗亡，子孫來請歸葬」。渴望中興之情，老而不渝。日人原念齋（一七六〇—一八〇六）先哲叢談，記舜水晚年猶積資，以備恢復之用云：



水戶義公（源光國諡）聘爲賓師，待遇甚厚，歲致饒裕。然節省自奉無所費，人或笑其隘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悉入水戶庫內。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非苟然也，其意蓋備圖恢復之用」。然時不至而終，可憫哉！

就以上各端，可見舜水反清意志之堅決，態度之嚴正，流離暮齒，終不移易，民族意識之強烈，罕有其比。

舜水少時，即不屑治時文，惟留心經世之學，故從事恢復工作及居日講學，皆能措諸實用，毫無空疏之弊。其對明室覆亡之原因，尤洞若觀火。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因安東守約問明亡之由，撰中原陽九述略一卷，略謂：

崇禎末年，摺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憤，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誰復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于堂上，聽租賦于吏胥，豪右之侵漁不問，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誑，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翹首俟后。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歌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因之，普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真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

舜水以明室之亡，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語極沉痛而不誣。至滿清以均田均役等宣傳，騙取中原人心，瓦解其抵抗力量，不意三百餘年後之中國大陸，竟重演此悲劇。遺書卷九，答安東守約書：

## 朱 舜 水 之 思 想

一五八

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于聖教之墮廢，墮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

所謂聖教墮廢，即中國文化總崩潰，明焉能不亡。舜水又就現時情勢，提出滅虜之策，中原陽九述述略云：

滅虜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則天下之赤子天下之英雄豪傑，皆我襁褓之子，同氣之弟，安有不合群策群力以報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今百姓之叛虜，更十倍于前日之叛明；而民心之思明，更百倍于前日之望虜……攻城不拔而去之，如棄敝屣（指鄭成功入長江之役），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于天下。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今若議定下手吃緊之處，更其絃而易其轍，東征西怨，傳檄而定矣。

舜水所提滅虜之策，「但在事事之相反」，誠一語千鈞。至其所述當日之情勢，及議定下手處，須更絃易轍，在今日猶堪尋味。

尤可異者，舜水生于十七世紀，而其政治思想，竟以大同為極則，並欲行之于日本，遺書卷七，元且賀源光國書：

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夫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為小康，而以此為大同，可見雍熙之盛，非有奇謨異術也。瑜居恒讀此書，慨然興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然而不能也！茲幸際知遇之隆，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

舜水居恒讀此書，欲將天下為公之大同理想，行之于日本，雖未獲實現，但一經提出，已足開拓萬古之心胸。

綜觀舜水遺書，反清思想及民族正氣之強烈表見，不一而足。彼時國內反清作品，幾被文字獄及編四庫全書，盡蕩為寒灰。惟源光國所編朱舜水先生文集，五十川剛伯所編朱徵君集，先後刊印，風行日本，清末，稻葉岩吉編

印朱舜水全集。中國留日學生，多喜讀舜水之書，受其感召，人人思奮。及孫中山先生赴日組織興中會，遂紛紛加入，時引舜水反清之名言，作革命宣傳。舜水所恒讀之禮運，尤爲志士所愛誦。中山先生遇有求書者，輒題「天下爲公」與之。故舜水之氣節與反清思想，對清末革命運動，亦不無影響。

## 四

四舜水學宗程朱，主張居敬（見遺書卷八答野傳書，卷十五答野節問，卷二十敬齋箴序）存誠（遺書卷二五雜說，贈與材德輝），大抵與程、朱相同。惟特重躬行實踐，留心民生日用務倫之間，則較程、朱爲積極。遺書卷卷九，答安東守約書：不佞平生無有言而不能行者，無有行而不爲其言者。

遺書卷十，答古市務本書：

須知學者以躬行心得爲主，而潤色之以文彩；不可以文字爲主，而潤色之以德行。

遺書卷十四，答安東守約雜問：

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豈非聖賢之道，俱在踐履。

遺書卷十五，答野節問：

致知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個甚底？習又習個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

安積覺舜水先生文集後序：

嘗謂門人曰：「爲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爲有得。」

舜水年齡，稍長于顏習齋，其于理學，體認深涵養醇，毫不迂腐，無傲老氣息，惟重躬行實踐，與顏習齋略同。又因其主張躬行實踐，故特別崇禮，認爲禮能關係國家興亡。遺書卷六，答明石源助書：

## 朱舜水之思想

一六〇

不佞總角時，恒見先生與士大夫相接，冠裳濟濟，言論丰彩，進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時太平氣象，至足尚也。其後士大夫好爲脫略，而惡言禮，以爲厭物，以爲「王道」。所謂「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絕之辭耳。未能二十年，而國已淪亡。前年至廈門赴國姓（鄭成功）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以爲古氣，以爲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崙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今紛紛未有所底。可見禮也者，不特爲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爲國家楨幹。

舜水以明之淪亡與鄭氏之無成，歸咎于斥絕禮教，語雖稍過，但亦不爲無因。舜水精于名物度數，深于史學，常教人于通經之外，必須讀史（見遺書卷十，與興村庸禮書）。安積覺即傳其史學衣鉢，而爲史館總裁，亦即日本正史之開山者。舜水與王陽明同里，「燃燈相照，鳴鷄相聞」（遺書卷六答佐野回翁書），所居如是之近。陽明卒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舜水生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相去僅七十一年。時陽明之學，正風靡天下，舜水于學術上，獨能卓然自立，絕不依附鄉賢，洵明末罕有之異人。至其論朱、陸異同（見遺書卷十四答安東守約雜問），評王學得失（見遺書卷六佐野回翁書，卷十四答安東守約雜問），亦皆持平。

舜水崇尚實學，不重文章，以「作文爲第二義」。但所爲文，「一字不杜撰，一字不落套，一字不剽襲他人唾餘，信手作百篇，其間格局句語，少有同者。更長短俱成格局，無有潦草塗塞，勉強湊搭之病」（答安東守約雜問）。又自謂：「務使有關於世道人心，雖小小題目，亦自有獨到之識，出人慮表。能自開手眼，則六經皆供我驅策矣」（遺書卷八與小宅生順書）。舜水教門人作文之法甚多，茲不具引。惟其以「性靈尤爲作文之主」，作詩須「發之性靈」，實在袁枚之先。遺書卷九，答安東守約書：

大凡作文須根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充溢，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而性靈尤爲作文之主。

遺書卷十，答古市務本書：

爲詩豈盡無益哉？能三百篇，于世道人心未嘗無補也……今之詩，益無用矣！高者宣淫導豫，下者學步放犢……何嘗發之性靈？甚至公侯卿相，不能禁飭，反舍其政治，習效成風，如東晉清淡，遺落世事。

舜水深慨于明末詩文之弊，故主性靈以矯之。舜水認爲「吟詩作賦，非學也」（遺書卷十，答奧村庸福書），故不常作。但其堅確賦及敬齋箴等篇，格高辭工，頗擅勝場。又張廷枚姚江詩存所收舜水錢塘詩：「天際銀幡立，鴟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水不生潮」。意境高遠，尺幅千里，絕非晚明諸子所能及。至其反對八股文，斥之爲「塵飯土羹」（遺書卷十五，答林春信問），亦頗有識。顧亭林謂八股文之敗壞人才，甚于咸陽之坑，則在舜水之後。綜觀舜水文章，論事暢達明透，說理愷切動人，感情亦真摯熱烈，清末留日學生，受其影響，辦報撰文，多摹擬之。

## 五

舜水之父兄皆廉正，師友如朱永佑、吳鐘巒、張肯堂、張煌言、王翊等，並極義烈。故其積學最深，涵養之醇，睥面盜背。而又少無宦情，不習制義，見世將亂，始遍遊南北，期爲異日之用。弘光中，拒馬士英之召，逃至舟山，後乃經營海外，百折不回。及隨義軍入長江失利，遂東渡全節，以開明之胸襟，教誨日本士大夫，使之嫻習中國經史禮樂名物制度，開闢日本文明之機，孕育亭毒，一發而爲日本史之勒成，再發而爲水戶藩之改革，終則導致明治之維新，扭轉日本國運。而其反清之思想，凜烈之氣節，形諸文字，傳至清末，中國留日學生，受其影響，紛紛參加革命運動，終能推倒清室。在其中原陽九述略中，論明室之所以亡，及滅虜之策，雖至今日，猶耐人尋味。至其學主躬行實踐，詩文主性靈，亦在顏習齊、袁子才之先。在中、日關係史上，有此異人，實三百年來所僅見。



## Chu Sun-suei's Thought

Lan Wen-tseng

*Professor of History*

朱舜水之思想

Chu Chih-yu (1600-1682), Sun-suei (courtesy name), was a native of Chekiang, in the Ming Dynasty. He retired from society in the last years of that dynasty, because conditions were too unsettled, rebellions and revolts broke out everywhere. When the Manchus seized sovereignty in China, he escaped to the Chou-san islands to continue fighting against the invaders, and went, time and again, to Japan. Vietnam and Siam, asking for help. Later, in 1659, he followed Cheng Chen-kung in an expedition against Shanghai and Kanking, but unfortunately failed. Then he escaped to Japan and settled in Nagasaki. He decided not to return to China, unless the Manchurian Dynasty was vanquished.

Yuan-kwon-kou, known as the Marquis Suei-hu, the grandson of Tehchuan-cha-kong, welcomed Chu cordially and respected him as a teacher. From that time, Chu loved in the Pony-cage villa (the present college of Agriculture, Tokyo University), which was built in his honor.

Chu Sun-suei, being far-sighted as well as broad-minded, deeply understood that teaching in Japan could not only help to broaden Japanese culture but also strengthen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Therefore,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he taught Japanese students Chinese eth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 the hand, Yuan-kwon-kou, together with his men and scholars learned from Chu and introduced the Chinese System of Music and Propriety into Japan. They also compiled the great Japanese history under Chu's instructions, emphasizing loyalty to the sovereign and patriotism. Further, they, known as Suei-hu Scholars, criticized the actions of the Teh-chuan Government, gave advice and suggestions leading to the improvement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on, and, at last, brought about the most brilliant era to Japanese history - - - the Meiji Restoration.

---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Ching Dynasty,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though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universal harmony from Chu's works, many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Japan joined the revolution led by Dr. Sun Yat-sen against the Manchus,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facts stated above, it is very clear that Chu's thought is of great value and has a tremendous effect on both China and Japan.

朱舜水之思想